

呂思勉著

# 新編中國通史

(白話文本)

第三冊

香港百靈出版社出版

## 第三編 近古史上

### 第一章 近古史和中古史的異點

從漢到唐，和從宋到清，其間的歷史，有一個大不相同之點。便是「從漢到唐，中國是征服異族的；從宋到清，中國是給異族征服的。」五胡雖然是異族，然而入居內地久了，其實只算得中國的編氓。他們除據有中國的土地外，都是別無根據地的。所以和中國割據的羣雄無異。到遼金元卻不然。遼是自己有土地的，燕雲十六州，不過構成遼國的一部分。金朝雖然據有中國之半，然而當世宗章宗手裏，都很惱惱於女真舊俗，很注重於上京舊地的。元朝更不必說了。所以前此擾亂中國的，不過是「從塞外入居中國的蠻族」。乘著中國政治的腐敗，起來擾亂。這時候，卻是以一個國家侵入的。就是「中國前

此不會以一個國家的形式，和別一個國家相接觸而失敗，這時代卻不然了。」從契丹割據燕雲十六州，到元順帝退出中國的一年為止，其間凡四百二十四年。前五六六至前九四三。

明太祖起而恢復中原，二百七十五年。清朝人又入據者，二百六十八年。

從順治元年，即前二六八年起，到宣統三年止。

所以這時代，中國有十分之七，在被征服的狀態之下。然而其初就是由幾個軍人內閥，把他去勾引進來的。這時代，中國所以輾轉受累，始終不能強盛，也都是直接間接受軍人的害。讀到下文，自然明白。軍閥和國家的關係，可謂大了。然而還有一班人，說立國於現在的世界，軍備是不能沒有的。因而頗懷疑於現在的軍人，不能全去。我卻把什麼話同他說呢？立國於世界，軍備原是不能全去的。然而須要曉得，軍備有種種的不同。若依然是「從今以前的軍人」，可說於國家有百害而無一利；莫說保護國家；國家本沒有外侮，有這班人，就引起來了；外侮本可以抵禦，有這班人，就無從抵禦了。這不是一時憤激之談，請看歷史。

## 第二章 唐朝的分裂和滅亡

### 第一節 安史之亂

北宋爲什麼不能抵禦遼金，馴致於給元朝滅掉？這個根是五代種下來的。五代時候，爲什麼要去勾結異族，請他進來？這個根是唐朝種下來的。唐朝怎樣會種下這個根？是起於有天下者好大喜功的一念，和奢侈淫慾的行爲。專制政體和國家的關係，可謂大了。

唐玄宗時所設的十節度經略使，已見前篇第三章第三節。這諸鎮之中，西北兩面，以制馭突厥、吐蕃、奚、契丹，故兵力尤厚。唐初邊將是「不久任」、「不兼統」的。「蕃將」就有功勞，也做不到元帥。玄宗在位歲久，漸漸荒淫。始而寵武惠妃，繼而寵楊貴妃，委政於李林甫。林甫死後，劍南人楊釗，又夤緣楊貴妃的門路，冒充他哥哥，於是賜名國忠，繼李林甫爲宰相。玄宗始而銳意邊功，繼而荒淫無度，軍國大政，完全不在心上。邊將就有以一人而兼統數鎮，十幾年不換的。李林甫又妬功忌能，怕邊將功勞大的，要入爲宰相，就奏用胡人爲元帥。於是安祿山就以胡人而兼范陽、平盧兩鎮節度使。這時候，奚、契丹漸漸強起來了。參看第三章第二節安祿山時時同他打仗，又暗招奚、契丹的人，補充自己的軍隊。於是范陽兵精，天下莫及。有反心久了，以玄宗待他厚，一時還猶豫未發。到楊國忠做了宰相，和安祿山不對，說他一定要反的。玄宗不聽。楊國忠就想激變安祿山，以「自實其言」。於是處處和安祿山作對。前一一五七年，祿山就反於范陽。

這時候，內地是毫無兵備的。玄宗聽得祿山反信，叫封常清河西節度，這時候適在京師。到東京去，募兵抵禦他。

這新招來的「白徒」，如何和百練的精兵打仗？屢戰皆敗，不一月，河南河北皆陷。祿山就稱帝於東京。封常清逃到潼關，和副元帥高仙芝共守。玄宗把他殺掉，代以哥舒翰。哥舒翰主堅守，楊國忠又催他出戰。前一一五六年六月，戰於靈寶<sub>如今河南</sub>，大敗。潼關失守。玄宗出奔四川。當楊貴妃得寵的時候，還有他的姊姊秦國夫人哩，韓國夫人哩，虢國夫人哩，都出入宮禁，驕奢淫佚得了不得；後來楊國忠也是如此。軍民心上，久已怨恨得不堪了。玄宗走到馬嵬驛，在如今陝西興平縣，軍變了，逼着玄宗，把楊國忠、楊貴妃都殺掉，然後起行。又有一班父老「遮道」，勸玄宗留太子討賊，玄宗也聽了他。太子走到靈武<sub>如今寧夏</sub>，即位，是爲肅宗。

當哥舒翰守住潼關的時候，平原太守顏真卿，常山太守顏杲卿，都起兵討賊。河北響應，賊將史思明，雖然把常山打破，顏杲卿殺掉。而朔方節度使郭子儀，河東節度使李光弼又連兵而出井陘，殺敗史思明。安祿山一方面，形勢頗爲吃緊。不意潼關破了，子儀、光弼都撤兵西上，顏真卿也逃到行在。於是形勢大變。幸而安祿山是個武人，所靠的只是兵強，此外別無大略。他手下的戰將，也是毫無謀略的。既入長安，縱情於子女玉帛，並不出兵追趕；所以玄宗得以入蜀。肅宗也安然走到靈武。前一一五五年，安祿

山又給他的兒子安慶緒殺掉。安慶緒不能駕馭諸將，賊將都不聽他的命令。於是賊勢驟衰。

肅宗卽位之後，郭子儀以兵至行在前。一一五五年二月，先平河東，以爲進取兩京的預備。九月，以廣平王俶代宗爲天下兵馬大元帥，并着回紇西域的兵，克復西京。旋進取東京。於是賊將皆降。賊將尹子奇，屢擊睢陽。幸得張巡許遠堅守，後來雖然給子奇攻破，然而不久，東京就收復了。子奇爲人所殺，江淮得以保全。

賊將裏頭最驟悍的，要算史思明。投降之後，唐朝仍以他爲范陽節度使。李光弼使副使烏承恩圖之。事洩，思明殺掉承恩，再反。這時候（一五一四）九節度之師六十萬，方圍安慶緒於鄆，久而不克。史思明發兵來救，官軍大敗。李光弼的兵，在諸將中，算最整齊的，只斷得河陽橋。河陽如今河南的孟縣思明入鄆，殺慶緒。旋發兵陷東京。一五五一年，攻陷河陽及懷州。內縣朝廷大震。幸而思明也爲其子朝義所殺，賊勢又衰。前一五一〇年，肅宗崩，代宗立。史朝義差人去騙回紇，說唐天子已死，國無主，速南取其府庫，金帛多着哩。回紇信了他，牟羽可汗自己帶兵南下，而走到路上，給唐朝人曉得了。趕快派蕃將僕固懷恩，勒鐵史朝義走幽州。幽州已降，想逃奔奚、契丹，爲追兵所及，自縊而死。一場大亂，總算平定。

僕骨

部人前去游說他，勸他反助唐朝。於是再派雍王适德宗做天下兵馬大元帥，和回紇的兵，一同進取東京。

郭子議李光弼是歷史上負頭等聲譽的人物。我說他的兵，實在沒有什麼用場，這個很容易見的。進取西京的時候，官軍的總數，共有十五萬；回紇兵不過四千。然而為什麼一定要有了回紇兵，才能收復兩京？當時官軍的兵力，並不薄弱，賊兵是久已腐敗了；而且安祿山死了，失了統御的人，何以十幾萬的官軍，竟不能力戰取勝，一定要借助於回紇兵呢？圍相州一役，沒有外國兵，就以六十萬的大兵，而殺得大敗虜輸。這時史思明的兵只有三萬。 相持幾年，畢竟又靠回紇的力，才把史朝義打平。這種軍隊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所以我說唐書上所載郭李的戰績，是全不可靠的。安史的亡，只是安史的自亡。不然，安史的一班降將，何以毫不能處置他，而只好養癱遺患呢？

## 第二節 唐中葉後的外患

唐朝因安史之亂所致的患害有兩種：一種是外國驟強，一種是藩鎮偏於內地。

突厥復興的時候，回紇度磧南徙甘涼間，已見上篇第二章第六節。突厥亡後，回紇懷仁可汗又北徙據其地。樹牙於都尉嶺山，大約在如今三音諾韻境內。 懷仁的太子葉護，葉護是官名，不是人名。凡北狄的人名，有時是「名」，有時是「稱號」，有時是「官名」。有時「名」「號」「官名」等以櫛不加注。特於此發其凡，讀者只要不把他都認作人名就是了。 助中國收復兩京，原約克復西京之日，土地

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。城破之日，回紇欲如約。廣平王率衆拜於葉護馬前，請他破了東京再如約。回紇也勉強聽從。代宗時候，懷仁可汗已經死了，子移地健立，是爲牟羽可汗。葉護得罪前死，所以不會立。聽了史朝義的話，自己帶兵南下，走到陝州，遇見了僕固懷恩，總算是反而助唐。然而居然責雍王不「蹈舞」，把兵馬使藥子昂行軍司馬韋少華杖殺。唐朝這時候，只得吞聲忍氣，無如之何。僕固懷恩雖然是個蕃將，對於唐朝，卻的確盡忠的。參看唐書懷恩傳後來和河東節度使辛雲京不協。唐朝卻偏助雲京。於是懷恩造反，兵敗，逃入回紇。前一二四八年，引回紇吐蕃入寇。幸而懷恩道死，郭子儀單騎去見回紇，說和了他，與之共擊吐蕃，吐蕃遁去。唐朝和回紇的國交，總算沒有破裂。然而這時候，回紇驕甚，每年要貢馬數千匹，都是用不得的，卻要賞賜他很多的金帛。回紇人留居長安的，驕縱不法。酗酒滋事，無所不爲。犯了法，給官抓去；便聚衆劫取官也無如之何。後來牟羽可汗又要入寇，宰相頓莫賀諫不聽，就弑之而自立，是爲合骨咄祿。毗伽可汗德宗在陝州，是吃過回紇的虧的。即位之後，心中還有些隱忿。然而這時候，中國的國力，實在不穀。宰相李泌，再三婉勸，於是與回紇言和。回紇從肅代以後，和中國交通頻繁，多得中國的賞賜，漸漸的「濡染華風」，流於衰弱了。文宗時，年荒疫作，爲黠戛斯所攻，就是鐵勒十五部裏的結骨。唐書稱『其人皆長大，赤髮，督面，綠瞳。』則本來是白種。後來和鐵勒相混，所以又說『其種雜丁合。』案劍河就是蘇河，見前篇第一章第四節。可汗盧馭特勒被殺，餘衆走天德名軍其牙在青山，青山在劍河之西。

，在烏刺。振武間，盜畜牧爲唐軍所破，殘部五千，仰食於奚，仍爲黠戛斯所虜。於是漠南北無復回紇。而其餘衆走西域的，蔚爲其地一大族，遂成現在回族分布的形勢。參看下篇第三章第一編

吐蕃卻比回紇強，所以唐朝受吐蕃的害，也比回紇爲烈。安史亂時，諸將皆撤兵入援。於是吐蕃乘勢，盡陷河西隴右之地。前一四九年，吐蕃入寇，至便橋。在如今陝西咸陽縣境代宗奔陝州。吐蕃入長安，立廣武王承弘爲帝。旋以郭子儀多張疑兵以脅之，乃棄城而去。德宗初立，和吐蕃講和，約以涇隴諸州爲界。朱泚反時，吐蕃允助，兵討賊，約事定，界以涇靈等四州。旋吐蕃軍中疫作，不戰而退。事平之後，卻又邀賞。德宗只略酬以金帛。吐蕃鞅望，又舉兵爲寇。兵鋒直逼畿輔，諸將竟「不能得一俘」。穆宗時，其贊普達磨，「嗜酒好獵，凶愾少恩」。吐蕃國勢漸衰。武宗時，達磨死，無子。妃紳氏的兒子嗣立，只三歲。紳氏共治其國。別將論恐熱不服，作亂。吐蕃的鄯州節度使尙婢婢，又不服。論恐熱舉地來降。前一〇六三年，宣宗就恢復河湟之地。明年，沙州首領張義潮等，復以河西之地來歸。於是唐朝復有河西隴右之地。然河湟一帶，吐蕃人雜居的不少。河西也荒蕪已甚。到唐朝末年，聲教隔絕。河西就復爲回鶻所據。隴右也入於蕃族之手。直到宋熙寧中才恢復。這是後話，且待以後再講。

還有國不甚大，而爲害卻很深的，便是南詔。南詔，唐書說他是哀牢夷之後，其實不然。哀牢夷，在如

今雲南保山一帶。後漢明帝時，始開其地爲永昌郡。後漢書說他「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。」又說他

「穿鼻儉耳。」這明是馬來人種。

古代所謂粵族

南詔則系出烏蠻。

烏蠻是和白蠻分別之稱，亦謂之兩蠻。

以南

烏蠻爲東蠻，白蠻爲西蠻。

其衆在金沙江大度河流域，就是現在的獨羅。

古代的漢族，參看第一編第六章第五和第六節，第二編上第四章第四節。

唐時，其衆分爲六詔。蠻語謂王曰詔。蒙雋詔，在如今四川西昌縣。越析詔，亦稱磨些詔，在如今雲南麗江縣。浪穹詔在如今雲南洱源縣。達跋詔，在如今雲南鄧川縣。施浪詔，在洱源縣之東。蒙舍詔，在如今雲南最南，故亦稱南詔。

南詔的酋長波邏閣，才合六詔爲一。

徙治太和城。如今雲南玄宗封爲雲南王。

北臣吐蕃仲通討之，大敗。

楊國忠調山東的太和縣

天寶間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失政。南詔酋長閣羅鳳，波邏閣的兒子北臣吐蕃仲通討之，大敗。

楊國忠調山東

兵十萬討之，又大敗。

於是南詔北陷嘉州，西昌

兵鋒及清溪關。如今四川的清谿縣

南詔深以爲苦。

當嘉州

吐蕃之後賦斂甚重。

吐蕃每入寇，常用其兵做先鋒；又奪其險要之地，築城置戍。

南詔深以爲苦。

當嘉州

陷時，西瀘令鄭回，爲閻羅鳳所獲，叫他做孫兒子異牟尋的師傅。

德宗時，閻羅鳳死，異牟尋嗣位，以鄭回

爲相。

鄭回勸他歸唐，西川節度使韋皋也遣使招他。

於是異牟尋再歸中國，和中國合力擊破吐蕃。前一

立。懿宗時，稱帝，國號大禮。屢攻嶺南，又陷安南都護府。在如今越南的東京唐朝用高駢做安南都護，打敗他。南詔又一一〇，西川之患始解。文宗時，異牟尋的孫子勸利在位，又舉兵爲寇，攻成都，入其郛。勸利死後，子會龍

改攻西川。唐朝又把高駢調到西川，把他打破，南詔才不敢爲寇。會龍死後，南詔也衰，和中國就無甚交

涉了。

西突厥別部，喚做處月。西突厥亡後，依北庭都護府以居。其地在金娑山之陽，蒲類海如今新疆的巴里坤湖之陰，有大磧曰沙陀，因號爲沙陀突厥。河西既陷，安西北庭，朝貢路絕。肅代後，常假道於回紇。回紇因之求助無厭。沙陀深以爲苦，於是密引吐蕃陷北庭。吐蕃徙沙陀於甘州。久之，回紇取涼州，吐蕃疑心沙陀和回紇交通，要徙其衆於河外。黃河之南沙陀大懼。前一一〇四年，其酋長朱邪盡忠朱邪二字，就是處月的異譯。和其子執宜，悉衆三萬落歸唐。吐蕃追之，且戰且走，盡忠戰死。執宜以餘衆款靈州塞。節度使范希朝以聞，詔處其衆於鹽州，置陰山都督府，以執宜爲兵馬使。其後希朝移鎮河東，執宜舉部隨往。希朝更處其衆於神武川北的黃瓜堆。在如今山西山陰縣北簡其精銳，以爲沙陀軍。懿宗以後，屢次用他征討，就做了沙陀入據中原的根基了。

### 第三節 肅代到穆宗時候的藩鎮

安史敗後，其所署置的諸將皆來降。唐朝用姑息政策，仍舊把原有的地方，給他做節度使。於是

薛嵩據相衛軍名昭義，治相州，如今河南的安陽縣

李寶臣據恆趙軍名成德，治恒州，如今河北的正定縣

田承嗣據魏博軍名天雄，治魏州，

如今河北的清豐縣，

李懷仙據范陽軍名盧龍。懷仙爲兵馬使宋希彩所殺，希彩又給手下人殺掉。推朱泚爲節度。朱泚入朝，以弟滔知留後。

李正己據淄青軍名平益，治青州，如今山東的益都縣。

各繕甲兵，擅賦稅，相約以土地傳子孫，而

山南東道梁崇義治襄州，如今湖北的襄陽縣。

淮西李希烈治蔡州，如今河南的汝南縣。

也和他們互通聲氣。

肅代兩世，是專取姑息政策的。德宗立，頗思振作。前一二三一年，李寶臣死，子維岳請襲，不許。維岳就和田承嗣的姪兒子悅，及李正己連兵拒命。梁崇義也趁勢造反。德宗派河東節度使馬燧、神策兵馬使李晟，打破田悅。李希烈討平梁崇義。幽州朱滔也發兵助官軍，攻破李維岳。維岳之將王武俊，殺維岳以降。事已指日可定了。而朱滔、王武俊怨賞薄，反助田悅。李希烈也反於淮西。於是弄得兵連禍結。前一二九年，發涇原軍治涇州，如今甘肅的涇川縣。討李希烈。打從京城過，兵士心上，以爲必有厚賞；誰知一點沒有。而且吃局又壞。軍士大怒，作亂。德宗出奔奉天。如今陝西的乾縣。亂軍奉朱泚爲主，進攻奉天。幸得渾瑊力戰河中節

度治蒲州，如今山西的永濟縣。李懷光也舉兵入援。朱泚方才解圍。德宗所用的宰相盧杞，是姦邪的。輿論都不以爲然。懷光既解奉天之圍，就奏參盧杞的罪惡。德宗不得已，把盧杞貶斥，然而心實不以爲然。懷光一想，這件事做得冒昧了。就也索性造反，和朱泚合兵。德宗不得已，再逃到梁州。如今陝西的南鄭縣。這時候，真是勢窮力盡了。於是用陸贊的計策，「下詔罪已。」赦了李希烈，田悅，朱滔，李正巳，王武俊，專討朱泚。總算把長安收復，河中也打平，然而山東的事情，就到底虎頭蛇尾了。

德宗從奉天還京後，一味信任宦官，注意聚斂，山東的事情，自然無心再管。傳了個順宗，只做了一年皇帝，就傳位於憲宗。參看第四節

憲宗卽位後，倒居然暫時振作。先是田承嗣死後，傳位於姪兒子田悅。承嗣的兒子田緒，殺而代之。傳位於兄弟季安。季安死後，兒子懷諫幼弱，軍中推裨將田季興爲主，請命於朝。憲宗的宰相李絳，勸憲宗因而授之，而且厚賜其軍。軍士都歡欣鼓舞。於是魏博一鎮歸心朝廷。而淮西吳元濟。李希烈雖蒙朝廷赦罪，旋爲其手下的將陳仙奇所殺。希烈的愛將吳少誠，又殺掉陳仙奇，替希烈報讐，朝廷弗能討。少誠死後，牙將吳少陽，殺掉他的兒子而自立。傳子元濟，不但不奉朝令，還要出兵寇掠。

最爲悖逆。平盧李師道

李納傳子師古，師古傳弟師道。

成德王承宗

王武俊傳子士真，士真傳子承宗。

都和他互相勾結。憲宗發兵討吳元

濟，淮西兵旣精，而境內又處處築有柵壘，難攻易守。從前一〇九八年用兵，到前一〇九五年，還不能克。

李師道屢次代元濟請赦，憲宗不許。師道就派奸細，焚毀河陰轉運院軍儲，刺殺宰相武元衡，又刺傷裴

度的頭。裴度仍堅主用兵，而且請自往督師。這一年十月裏，唐鄧節度使李愬，用降將的計策，乘雪夜襲入蒲州，執吳元濟，送到京師，殺掉。明年，發諸道兵討平李師道。盧龍節度使劉總，本以弑父自立，朱滔死，軍中推劉子總，齊子總，弑而代之。心常不安。及是就棄官爲僧。王承宗死後，他的兄弟承元也束身歸朝。肅代以後的藩鎮，到此居然削平了。

然而前一〇九二年，憲宗就死了。穆宗立，恣意聲色，不問政事。宰相蕭俛、段文昌又以爲天下已平，不復措意於三鎮。於是朱滔的孫子朱克融，乘機再據盧龍。成德將王庭湊，魏博將史憲誠，亦各據鎮以叛。朝廷發兵攻討，多觀望不進；糧餉又匱乏，就不得已罷兵。於是再失河北，「迄於唐亡，不能復取。」河北三鎮的平定，倒沒有滿三年。

### 穆宗後的河北三鎮：

(盧龍)	朱克融	李載義	楊志誠	史元忠	陳行泰	張絳	張仲武	張直方
周	林	張允伸	張公素	李茂勳	李可舉	李全忠	可舉	子
(魏博)	史憲誠	何進滔	何弘敬	子	何全皋	弘敬	韓允中	韓簡
							子	允中
							樂彥楨	

所破，克用代  
以劉仁恭。

羅弘信

羅紹威

弘信

(成德)

王庭湊

王元達

王紹鼎

王紹懿

王景崇

紹懿

王鎔

景崇

張爲禮

鎔養

于

#### 第四節 宦官的專橫

唐朝亡於藩鎮，是人人知道的。其實藩鎮之禍，還不如宦官之深。為什麼呢？藩鎮之中，始終抗命的，其實只有河北三鎮。其餘諸鎮，雖也時時有抗命的事情，然而從黃巢作亂以前，顯然拒命，始終不能削平的，其實沒有。不過外權太重，中央政府陷於威權不振的狀態罷了。要是有有爲之主，赫然發憤，原未嘗不可收拾。然而從中葉之後，也未嘗無有爲之主，而始終不能振作，則實由於宦官把持朝局之故。宦官所以能把持朝局，又由於他握有兵權之故。所以唐朝宦官之禍，是起於玄宗，而成於德宗的。

唐初的宦官，本沒有什麼權柄。玄宗才叫宦官楊思勣出平蠻亂。又信任高力士，和他議論政治。於是力士「勢傾朝野」，權相如李林甫。楊國忠尚且交結他。至於太子亦「事之以兄」。然而高力士畢竟還是謹慎的。肅宗即位後，寵任李輔國。輔國因張良娣有寵，和他互相結託。後來張良娣立爲皇后，又和輔國相惡。肅宗病重了。張皇后要想除掉李輔國，輔國竟勒兵弑后代宗即位，乃陽尊輔國爲尙父，而

暗中遣人把他刺殺。代宗又寵任程元振魚朝恩，一味蔽聰塞明，以致吐蕃入寇，兵鋒已近，還沒有知道；倉皇出走，幾乎大不得了。然而這時候宦官的兵權還不甚大，除掉他畢竟還容易，所以程元振魚朝恩，雖然威權赫奕，畢竟各伏其辜。

到德宗從奉天回來，鑒於涇原兵變時候，禁軍倉卒不能召集，不願意兵權專歸武將；於是就神策天威等軍，置護軍中尉、中護軍等官，以宦官竇文陽霍仙鳴等爲之。又置樞密使，令宦官宣傳命令。宦官的勢力，從此就深根固柢了。參看上篇第三章第一第三節順宗卽位，東宮舊臣王伾王叔文居翰林中用事。引用韋執誼做宰相；杜佑做度支使；韓泰劉禹錫柳宗元等參與謀議；要想減削宦官的權柄，派范希朝做神策京西行營使，以收禁軍的兵權。而宦官遣人告諸將，「無以兵屬人。」希朝到了奉天，諸將沒一個人理他。兵權收不回來，就弄得一籌莫展。於是宦官藉口順宗有病，逼著他傳位於太子，是爲憲宗。王叔文等一班人都遭貶斥。這是士大夫和宦官鬥爭第一次失敗。憲宗卽位，也信任宦官吐突承璀，教他帶兵去征討。憲宗太子甯早死，承璀要立豐王惲，而憲宗以惲「母賤」立遂王宥爲太子。憲宗晚年，喫了方士的金丹，躁怒無常，爲宦官陳弘志所弑。并殺掉吐突承璀和豐王惲，而立穆宗。穆宗和敬宗，都是荒淫無度的。穆宗性尤褊急，左右動輒獲罪，也爲宦官劉克明所弑。立憲宗子絳王悟樞密使王守澄又殺掉劉克明。

和絳王，而立文宗。文宗卽位之初，就用宋申錫做宰相，和他謀誅宦官。宦官誣以謀反，文宗不得已，把宋申錫貶斥。又不次擢用李訓、鄭注，和他謀誅宦官。於是正陳弘志弑逆之罪，鳩殺王守澄。鄭注先出鎮鳳翔，謀選精兵入京，送王守澄葬，乘勢誅滅宦官。還沒到期，李注等就先動手，詐言左金吾殿後有甘露降，派宦官去看，想趁此把他們殺掉。誰知事機洩漏，中尉仇士良、魚弘志就劫文宗入宮，以神策軍作亂，殺掉李訓和宰相王涯、賈餗、鳳翔監軍也把鄭注殺掉。凡監軍都是宦官。於是大權盡入宦官之手，宰相不過奉行文書而已。這是士大夫和宦官鬥爭第二次失敗。文宗一子早死，立敬宗子成美爲太子。文宗病重了，仇士良、魚弘志矯詔立武宗爲皇太弟。文宗崩後，武宗殺太子而自立。武宗還算英明，卽位之後，漸次奪掉仇士良的權柄。然而武宗也沒有兒子。武宗病重，中尉馬元贊等定計，立宣宗爲皇太叔。武宗死後，卽位。宣宗留心政治，唐朝人稱爲「小太宗」。然而也並沒奪掉宦官什麼權柄。宣宗長子鄆王溫，無寵。臨朝時候，把第三個兒子夔王滋，屬託樞密使王歸長。左軍中尉王宗實，又靠著兵權迎立懿宗。懿宗也沒立太子，病重時候，中尉劉行深、韓文約共立僖宗。僖宗死後，羣臣要立他的長子吉王保。而觀軍容使楊復慕，又仗著兵權，迎立昭宗。昭宗卽位之後，一心要除宦官。於是宦官倚仗着方鎮之力，肆行叛逆。畢竟弄得朝臣也借助於方鎮，以除宦官。這是士大夫和宦官第三次鬥爭，就弄得宦官滅而唐亦以亡。其事都